

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

编者按

中国近现代史上，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倡导女性教育的风潮。从中国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唐群英、张汉英到新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、蔡畅；从创办女校的先行者许黄萱祐、曾宝荪到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、教育家劳君展；从考古学家曾昭燏到现代生殖学家卢光琇……在这些湖湘女杰的身后，有着启蒙智慧、培养才女的“摇篮”女校。今日女报/凤网推出《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》专栏，从藏于时光深处的这些女子院校的前世今生，回溯湖南女性教育的高光时刻。

第一所乡村职业女校： 百年前集编织、绘画、刺绣于一体

文 / 胡桂香

1909年，教育家、长沙女子黄国厚联合原影珠女学教员童澹村、周鼎量、黄恺生等人在影珠女学旧址上创办明耻女子职业学校。

辛亥革命后，明耻女校迁入长沙，改名为衡粹女子职业学校，以“培养女子自立自强，解除封建束缚”为宗旨，分设艺术师范、缝纫、刺绣3科。

现在长沙市蔡锷北路原兴汉门北城区区政府及附近文化宫、商场等地，皆为昔日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旧址。这是湖南创办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。

辛亥革命后，童、周相继去世，人员星散，黄国厚独肩重任，自任校长，1912年租民房于苏家巷。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期，批准将兴汉门原护城产大块地皮拨给衡粹建校，又得到上海总南会会长衡山人聂云台之母曾纪芬（曾国藩之幼女）之助，从此发展壮大。

明耻小学原有政府补助费每年480元，改为衡粹女校后，得到社会上人士的支持，加上教员的热心维持，将学生成绩在省教育会上开一次展览会，得政府嘉奖，增加津贴每年400元。1912年迁入省城，改为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后，谭督加成每年2000元，1913年，衡粹又开展览一次，于是有了每年2700元的常年经费。

1914年，汤芑铭督湘，摧残教育，不仅将房子收了回去，且每年减少常年经费2000元，衡粹大受打击，困难万分，幸得教员如陈学傅、黄经慎、陈素娟、黄国巽热心维持，章先麓也将衡粹集（积）欠他的薪水尽捐助出。于紧急时，黄国厚将房契向银行抵押1000元，暂过难关。

黄国厚在创办女校的回忆录中写道，“若想持久，非自谋生产不可”。她和老教员俞韵珊先生合力画编织图按（案）五十张，找平江方叔辛石印专家驻校印刷，十页一本，印几千册，寄售于各书店，获利即可补充学校用费。

傅良佐巡按使莅湘时，将兴汉门第二法政遗址归还衡粹。1916年，衡粹女校迁入兴汉门第二法政旧址，房子既不够用，又破败不堪，黄国厚力谋建设新校舍。得范静生、范秉钧两位先生之力，财政部特别奖励金三千元，又借曾纪芬一千元，李宾士先生五百元，黄国厚将房契抵押一千元，合成五千五百元，建立两栋校舍，共费八千元，差额由衡粹出品的三成补充，即成兴汉门衡粹校址。

校内还附设小学校，学校对门租几间小房，附属刺绣工厂收学徒。因历年劳动过度，黄国厚身体衰弱，不能胜任，遂将学校全部交给得力的老教员罗正璧接办。办理一年后，再交王季范先生接办，抗日时迁往湘乡。

在衡粹，艺术师范延聘省内外有名书画美术专家徐崇立等为老师，国画西画兼习，并得到上海美专刘海粟一度推荐该校毕业的优秀人才来湘任教。因此，衡粹艺师造就了不少特别人才。

以后，衡粹又主张添办刺绣科。刺绣科，专攻湘



民国22年（公元1933年）湖南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毕业证书。



黄国厚回忆录原稿（局部）中有关衡粹女子学校的历史。

绣，缝纫科附设工场，半工半读，井井有条，成绩显著。在回忆录中，黄国厚坦言：“感觉湘绣原来著名于世，出品均系挂屏之类，只能装饰而不能洗涤应用，衡粹出品如台布床单等，可以洗涤者，大受社会上及西人的欢迎，办理两年，订货者源源而来，应接不暇，不得已添办刺绣工厂，招收二十人专绣订货，所有出品价值，学生得七成，学校得三成，大有可观。”

每年每期，衡粹都会开成绩展览会一次，颇得社会上好评。1914年，该校组织参加巴拿马博览会，得了金质奖凭，巴拿马政府将价值三百元的植物种子换取衡粹出品。

此外，黄国厚也常于暑假年假带些出品去上海、北京、大连、旅顺参加博览会，一方面吸取外汇，一方面替学生谋出路。开一次会，各省均来聘请学生去任教，到南洋群岛任教的学生更多，引导华侨子女回国读书。不少衡粹出品，销售南洋者，更多图画教员，夏士兰、王革鹿尽力于衡粹不少。

20世纪30年代，衡粹曾有艺师3班、缝纫高级2班、初级4班、刺绣6班。长沙“文夕大火”前，在校学生400余人，当时省教育厅评为甲级补助学校，每年除政府津贴及微收学费外，还有工场产品收入。

“文夕大火”中，校舍全部被毁，学校迁湘乡。日寇侵略湘乡后，学校停办，迄未恢复。衡粹女校与黄国厚的办学精神，始终在长沙乃至湖南女子教育长河里闪耀光辉。

（本文选自湖南省妇联委托重大课题《湖南女性教育史史料收集与整理》，作者胡桂香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、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立秋之“秋”

文 / 陈裕

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”一日读到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，不免感慨秋天的肃杀。再翻看日历，立秋已然在眼前了。

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，立者为开始，秋者为禾谷成熟之意。站在立秋的门庭，所望虽还是孟夏的光景，但秋意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暗度陈仓。大地上的万物也感知着立秋之凛，纷纷俯首欢迎立秋的脚步。

谈及节气，不能不提节气的三候。立秋三候是这样的：一候凉风至；二候白露生；三候寒蝉鸣。意思是说立秋过后，风起时人们会感觉到凉爽了，此时的风已不同于夏天中的热风；接着，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，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。事实上，中国多数地方从立秋往后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时段还是闷热的“三伏天”，在这“三伏天”时段“凉风至”“白露生”“寒蝉鸣”等现象少之又少。据二十四节气排序，立秋后还有处暑节气，“处暑”是出暑的意思，立秋期间尚未出暑，所以立秋之秋，还是雏形，并非真正的秋天。

一到立秋时，我便怀念在乡村居住时的日子。那会儿，我还处于学生时代。立秋抓“秋膘”是传统习俗，乡村餐桌抓秋膘很简单，包顿饺子就算给立秋一个清浅的仪式了。清贫的乡村生活，一年到头的菜肴很是寡淡，素菜多，荤腥少，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有大鱼大肉之类的丰盛菜品。平日里的清汤清水，一旦吃顿饺子，那咀嚼在口的滋味别提有多香了，所以，每一年的夏天，我格外盼望着立秋的到来。我在日历牌上把立秋那天用笔圈起来，刚开始时，弟弟妹妹不解其意，而等到立秋那天吃饺子，他们才明白。

立秋时，母亲常把被子拿出来放在阳光底下暴晒。母亲说，立秋到，中午时分的阳光最是毒辣，能去除被子上的潮气和寄生虫。乡村的瓦房潮气重，被子放在柜子里，也不干爽。母亲用自己对立秋的理解过朴素的乡村生活。

我最喜欢立秋时节的室外景象。庭院里瓜熟蒂落，各种蔬菜都以饱满的身姿迎接着立秋的光临。早晚的阳光披上金色的外衣。天空湛蓝，空气清爽，夏味逐渐被解锁，秋韵慢慢被紧缚，季节的转换秩序井然。

田野上更是一片夏秋间杂的绚烂。稻穗正向着饱满的形态进发，金黄的色彩愈发纯正。近处的野草深绿之后，转向浅黄的余色。田垄间的小河沟浅浅地注着一渠水，偶有小鱼小虾顽皮地跑来跑去。远处，一排排杨柳看上去真有些“野旷天低树”的意境了。稻田无垠，天空无垠，它们在远处相接，天地相携。立秋的晴朗在这一片土地上最是明显，因而我最喜欢立秋之下的这番风景。

居于城市后，每到立秋时，我常常踱步到小城外的田野之上，看一看秋之初景。不过时位之移人，心中对秋的那份喜欢难免淡然了几分。抓秋膘时，家里的餐桌杯盘罗列，鸡鸭鱼肉日常都吃惯了，再品尝这些美味时却没有了少年时的欣喜。我知道，立秋还是一样如约而至，可岁月让我的心境蒙尘，没有了少年的纯真，对立秋之喜没有少年时那么强烈了。

